

身份的命名：论奥康纳《海洋之星》中的饥荒叙事与跨大西洋流散书写

王路晨

内容摘要：大饥荒（1845—1849）是爱尔兰民族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伊格尔顿称其为“爱尔兰的奥斯维辛”，它所留下的精神创伤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奥康纳的《海洋之星》拒绝民族主义/修正主义的传统划分，解构同质化爱尔兰历史版本，打破了围绕饥荒周围的沉默。他通过报刊、书信和日记等多种文体的交织混合，在跨大西洋流散书写中展现“棺材船”上触目惊心的饥饿与死亡场景的同时，探寻了席卷爱尔兰大地的大饥荒：饥荒中死者的残骸不仅是身体上的灭亡，更是身份、命名与意义上的黑洞。小说中的饥荒叙事既涉及维多利亚时期爱尔兰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又是当代作家对爱尔兰民族特性构成的一次诗性思考。

关键词：《海洋之星》；流散书写；饥荒叙事；爱尔兰身份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爱尔兰小说文化记忆研究”（FJ2018C070）；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文化批评视阈下的北爱尔兰小说身份认同研究”（19YJC752031）。

作者简介：王路晨，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英爱文学研究。

Title: The Naming of Identity: The Famine Narrative in Joseph O'Connor's *Star of the Sea* and the Transatlantic Diasporic Writing

Abstract: The Great Famine (1845—1849), which Terry Eagleton referred to as the “Irish Auschwitz”, is the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in the Irish history that has inflicted a haunting psychological trauma upon the Irish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Joseph O'Connor's *Star of the Sea* (2002) not only unfetters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ism/revisionism division and deconstructs the homogeneous versions of Irish history, but also breaks the silence around the Famine. Through a blend of cross-genre writings, such as newspaper articles, letters, and journal entries, O'Connor depicts the horrifying scenes of starvation and death aboard the “coffin ship” and defines the ultimate devastation of the Famine that swept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in his transatlantic diasporic writing: the scattering of victims' corpses is both a destruction of human bodies and a black hole of identity, naming and meaning. The Famine narrative of the novel touches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rish nativeness and

cosmopolitanism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and reflects the contemporary Irish writer's poetic thinking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Irish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Star of the Sea*; diasporic writing; famine narrative; Irishness

Project: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Memory in Contemporary Irish Novel” (FJ2018C070), sponsored by Social Science Fund of Fujian Province; “A Study of the Identity in Northern Ireland F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riticism” (19YJC752031), sponsored b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uthor: Wang Luchen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Irish literature. Email: joannawang1986@126.com

约瑟夫·奥康纳 (Joseph O'Connor, 1963—) 是当代爱尔兰杰出小说家, 其创作生涯丰富多彩, 除小说外还为戏剧和电影撰写剧本, 不过他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于小说领域。其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牛仔和印第安人》 (*Cowboys and Indians*, 1991) 即入选惠特布莱德图书奖的最终评选名单。此后, 他又陆续推出短篇小说集《真正的信徒》 (*True Believers*, 1991) 和长篇小说《亡命之徒》 (*Desperadoes*, 1993)、《推销员》 (*The Salesman*, 1998) 与《海洋之星》 (*Star of the Sea*, 2002) 等十几部小说。其中《海洋之星》一经问世就引起巨大反响, 成为 2002 年英国最畅销图书, 连续荣获爱尔兰文学奖、美国图书馆协会奖等十几个奖项, 并被翻译成近四十种语言。爱尔兰著名文学评论家凯伯德评价道: “这部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足以与狄更斯和特罗洛普的任何作品媲美” (Kiberd 420)。该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 是由于其通过跨大西洋流散书写回溯了爱尔兰最为沉痛且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1845 至 1849 年的大饥荒及随之引发的大规模饥荒移民。虽然有些作家涉及这个话题, 但仅停留在隐喻层面或把饥荒视为一笔带过的背景, 如卡莱顿 (William Carleton) 的小说《黑先知》 (*The Black Prophet*, 1847)、叶芝 (W. B. Yeats) 的戏剧《凯瑟琳女伯爵》 (*The Countess Cathleen*, 1899) 与卡文纳 (Patrick Kavanagh) 的长诗《大饥荒》 (“The Great Hunger”, 1942) 等。直到 20 世纪末, 作家们才开始自信地直面这段“缺席的”历史。

虽然《海洋之星》受到了读者的追捧, 但是评论界却未引起广泛关注, 目前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稀少且视角单一, 主要从新维多利亚小说^①、性别政治^②与历史书写^③等视角进行研究。国内对这部小说的专题式研究尚处空白。本文认为奥康纳的成功之处在于, 在小说自由的空間里通过不同人物与不同时空的创伤感受的集合, 编织出一曲复调的饥荒哀歌, 通过跨大西洋流散书写不仅思考了殖民创伤的普遍性特征, 而且揭示了英殖民帝国意识形态对爱尔兰的偏见, 探寻了爱尔兰本土性和世界性关系中的爱尔兰特性。

一、流动的身份：绿色大西洋 VS 黑色大西洋

《海洋之星》把故事的行动场所确定在一艘于 1847 年寒冬从都柏林驶向纽约的移民船这一特殊的空间，叙述 26 天的航程中乘客的生活样态，让多元情节和意义朝大饥荒这一主题方向发展，使得大饥荒这一历史主题又转化为个人私密的创伤体验。美国记者迪克森与英国船长洛克伍德则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旁观者），分别讲述主角们（受害者）如下等舱中的佃农莫维等饥荒移民的往事与船上发生的一切。

在《海洋之星》中，船的意象成为链结大西洋流散历史的载体。“海洋之星”原本是一艘有着 80 多年历史的贩奴船，这艘满载着爱尔兰饥民驶向纽约的移民船先前的任务是把非洲的黑奴送往“新世界”（指美洲）。在有关殖民体系的奴隶叙事中，海上黑奴贸易路线“中间航道”的贩奴船是一个最重要与生动的隐喻，种族屠杀的历史中产生的中间航道制造了非洲流散。在小说《宠儿》（*Beloved*, 1987）中，莫里森把宠儿放在一个“中间航道”幸存者的黑人女性角色里，她在独白中讲述了自己跨越“黑色大西洋”的悲惨经历，承载着种族创伤的肉体化符号记忆。

英国文化史学家保罗·吉尔罗伊声称，贩奴船应被视为文化与政治单位，因为它们是流动着的元素，贯通的不仅是港口和大陆，而且还是历史、文化与身份（Gilroy 16-17）。在《黑色大西洋》一书中，吉尔罗伊使用“黑色”这一修饰词并不仅仅指黑人的肤色，更是指黑人在大西洋中的跨国活动，即超越特定国界的人员、文化、思想的流动，从中可以看到一种现代性的反向文化，不少学者还将其运用到种群与国族的流散研究中。同样，爱尔兰文化地理学家韦兰根据爱尔兰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绿色大西洋”^④的理念，其中“绿色”的使用跟吉尔罗伊“黑色”的使用出于相似的原因，主要考察了大西洋上爱尔兰移民的踪迹以及被现代性所遮蔽的“少数族裔文化”（Whelan 216）。阿米蒂奇认为大西洋的历史最近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非洲人流散的“黑色大西洋”加入了爱尔兰人扩散的“绿色大西洋”，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民族性、地点、身份与历史记忆的手段（Armitage 479）。正如莫伊尼汉所指出的，“绿色大西洋的史学家并不视其为由爱尔兰流散交错而成的文化，而是一种与黑色大西洋相交的文化”

（Moynihan 41）。但对黑色大西洋最广泛也是最持久的继承与改写的是爱尔兰“绿色大西洋”中的饥荒移民。文学评论家伊恩·鲍科姆指出，“爱尔兰人与黑人在大西洋离散的问题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Baucom 134）。对于爱尔兰移民来说，穿越大西洋是一趟被迫融入大洋彼岸的现代世界的危险旅程。

移民船是 19 世纪爱尔兰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形塑着饥荒与流散的集体记忆。在航行过程中，乘客必须忍受的风暴预示着他们将在“新世界”遇到的试炼（Corporaal and Cusack 345）。与犹太人的离散不同，对于爱尔兰人来说，由于移民设施的落后，移民之旅是痛苦与死亡并存的旅途。1847 年是有关大饥荒与棺材船的记忆中最糟糕的一年，大饥荒的余波把来自不同阶级的爱尔兰人汇集到了一起，船上乘客包括破落的地主及其家人、保姆、美国记者、英国人，还有 400 多名被拥挤、疾病、饥荒包围的下层爱尔兰人。下等舱中有几百号人，但只有两个损坏的盥洗室，舱内苍蝇肆虐、老

鼠横行,弥漫着一股难以清除的恶臭,“腐烂的食物、腐烂的肉体、腐烂的肠道中腐烂的水果,从你的衣服、头发、双手、喝水的杯子与吃的面包中都能闻到这股味道”(O'Connor, *Star of the Sea* xv)。

小说的卷首提到了一个因饥荒而支离破碎的家庭,年迈残疾的父亲因感染了瘟疫无法登船被留在码头等死,而奄奄一息的母亲死在船的前甲板上,他们的孩子央求船长把她的尸体带到美国去,善心的船长暂时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坚持开船后不能把她再留在船上。船长洛克伍德的航海记录不消说是一本死亡笔记,在航程的第 8 天他这样写道:“任何人的死亡都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和小孩,似乎在嘲弄着我们的生命”(O'Connor, *Star of the Sea* 80)。在起航后不久,有一股恶臭笼罩在船上,宛如“管理不善的屠宰场中的污水沟散发出的气味”(O'Connor, *Star of the Sea* 153),最终它的恐怖之源被发现:一对年轻的夫妇藏身于排污管中,他们紧紧相拥,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洛克伍德船长对上述相似的、不断上演的生死离别几度哽咽。

小说第二十七章是《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的一幅素描与船形的宗教祈祷词。在天主教的传统中,“玛利亚”(Maria)的希伯来语是“Stella Maris”,对应的英语正是“海洋之星”(Star of the Sea)。圣母玛利亚自古以来都被看作是商船和渔民的保护神,以圣母之名来命名这艘移民船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小说中船的形狀又像女人的子宫,是滋养生命体的容器,寓意“海洋之星”成为移民者的庇护所,载着他们驶向“希望之乡”。但事实上,无论是圣母玛利亚的形象还是以她名字命名的船,都烙印上了饥荒的阴霾,处处弥漫着不祥之兆。马奥尼(James Mahoney)的素描描绘了 1847 年爱尔兰科克郡中一位为了给她死去的孩子买棺材正在行乞的妇女,呼应了饥荒记忆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饥饿的母亲”,其激发了“特殊的恐惧与母亲无法再哺育自己的孩子所引发的道德愤怒”(Mark-FitzGerald 49-50)。爱尔兰人就像亚当与夏娃一样被迫离开了曾经的乐园,流亡到一个未知的新世界。《海洋之星》所镌刻的创伤印记,暗示了跨洋之旅的凶险与艰难,这趟旅程是上帝与死神之间的较量,“为我们祈祷”是走投无路乘客们的呐喊。

米克·巴尔认为空间在故事中以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方面它只是一个静态的结构,是一个行动的地点;另一方面空间可以被主题化,成为一个容许人物行走的要素。行驶在大西洋的“海洋之星”不仅是作为故事背景的“行为的地点”,而且是“行动着的地点”(108)。在这艘船表面上狭小的空间里,奥康纳把爱尔兰移民与美洲黑奴的创伤历史黏合在一起。可以看出,行驶在一望无际大西洋上的船舶是一种“异托邦”,是“一个浮动的空间,一个没有处所的处所”(福柯 27)。奥康纳通过移民船与贩奴船的交集,沟通了“绿色大西洋”与“黑色大西洋”中的流散经历。“棺材船”的意象唤起了爱尔兰移民的无根创伤,大饥荒“这个死亡之源击碎了时空,分解了民族,把爱尔兰历史播撒在地球的另一边”(伊格尔顿 350):“到 19 世纪末,在美国生活的爱尔兰移民达到了 300 万,那是出生于爱尔兰并在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人口的 39%。今天,4000 万的美国人口为爱尔兰后裔,而他们的祖先多数是在大饥荒的那个

年代移民到美国去的”（奥康纳 埃斯特维-萨阿 166）；另一方面，作为大西洋上的移动时空体，船成为爱尔兰性在全球范围内播撒的重要载体，在有限的空间内有助于形成一种微观的“想象的共同体”，促使爱尔兰人在故国与“新世界”之间的协商中，形成一种新的爱尔兰身份。

二、创伤后身份：爱尔兰的“奥斯维辛”与饥荒神话

纵览《海洋之星》这部作品，奥康纳把移民的生活样态与各类文体——日记、报刊文章、书信、小说片段与证词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与饥荒及其直接的余波大致是同时发生的（Matthews 260）。读者不仅可以从船上窥见饥荒移民的苦旅，而且可以从陆上看到大饥荒的种种惨景。

奥康纳以船长的航海记录对日记体的挪用，营造了一种“即时”的效果，展现出棺材船上触目惊心的饥饿与死亡场景的同时，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叙述场景的快速切换，使得有限的时空得以延绵与扩展，再现了爱尔兰严苛的政治体制、落后的经济结构、语言与文化的丧失以及横扫爱尔兰大地的大饥荒。小说中最令人痛心的证词来自尼古拉斯（莫维的哥哥）的遗言，他在信中讲述了行走三天三夜向地主布莱克求情免遭驱逐的经过，从这趟心碎的旅途中可以看到饥荒给爱尔兰穷人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亲眼看见那么小的孩子正遭受的折磨，听见他们痛苦的呻吟，我无法再写下去了，这样的情景永远无法用笔头记录”（O'Connor, *Star of the Sea* 39）。尼古拉斯陷入沉默的原因不仅是惊愕于横尸遍野的饥荒惨景，而是对爱尔兰人在灾难中面对同胞的冷漠与自私感到痛心。饥荒的触手似乎伸向爱尔兰的每个角落，让人无处可逃。1837年《济贫法修正案》开始实施后，每个济贫院最多只能接受6万多人，这在经济繁荣时期尚且不能满足需求，更何况是饥荒肆虐的年代。根据《时代报》（*The Times*）1847年3月的报道：“济贫院中人满为患，只能接纳10万人，而400万人正在挨饿”（Morash and Hayes 64）。

作为新闻记者的迪克森曾参观了克里夫登的济贫院，其中人间地狱般的景象让他瞠目结舌，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他脑海里只有支离破碎的图像：“一只手，一条胳膊，一块人类躯干上的支脉，一位老人的裸背，石板地上的鲜血，（……）一个男孩手捂着脸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O'Connor, *Star of the Sea* 129）。这些生命的碎片不能被联系成一个整体，无名无姓的死者无法被记住，但他们的缺席却构成了见证者记忆中的创伤图景，独自在见证者记忆幽灵的舞步中复现。援引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 1967）中的话，失语的状态是说话人感觉到“语词可能正在丧失其人性化的力量”，对于见证者而言，他有两种选择：“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代表，表现普遍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和脆弱；或是选择自杀性的修辞——沉默”（斯坦纳 60）。迪克森无法回忆起济贫院中任何具体的场景，却清晰地记得这种无法言说的感觉：这是一个“无法战胜的现实，饥荒无法被转化为比喻。对于死亡来说，最适合的词汇便是死亡”（O'Connor, *Star of the Sea* 12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尔兰的穷人处于饥饿之中，每时每刻都有许多人死去，而梅奥雷斯夫人

(Lady Mayoress) 在都柏林的市政大厅举行舞会, 邀请总督到场, “舞会持续到深夜, 十分丰盛和考究的茶点源源不断地摆上来……” (基 110)。饥民摆脱厄运的一个途径是死亡, 还有另一个途径: 移民。“棺材船”上的大部分乘客主要是被地主驱逐的农民, 或是那些沦为乞丐的流民, 他们通常得变卖全部的家产才能换得一张求生的船票。人们从爱尔兰的各个港口启程, 仅 1847 年就共有 25 万爱尔兰人离开母国。在此后的四年里, 移民人数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这将会深刻地影响未来爱尔兰民族情感的发展。大饥荒直接的后果是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一, 整个地区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清空, 人口稠密的村庄和居住点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有学者称其为“爱尔兰近代历史发展的分水岭” (Kinealy 2)。

“大饥荒”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件, 而且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它是 19 世纪中叶这一时段中, 100 万人饿死, 另有 100 多万人移民, 它是把 1845—1849 这一时间段中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迫害行为凝汇到一起的观点。在英国过去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中, 大饥荒给爱尔兰人留下的创伤是史无前例的。拉卡普拉认为: “一些最极端与可怕的经验, 包括那些彻底的丧失, 可能会被转化为创造性创伤, 而成为个人与集体生活的基石” (LaCapra 57), 站在民族情感与道义的高度攻击英国构成了“饥荒神话”的意识形态内核。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倾向认为饥荒本是可以避免的, 英国救济不力是这场灾难的肇始。约翰·米切尔 (John Mitchel) 于 1860 年的一番话代表了 19 世纪民族主义者在饥荒上的基本态度: “事实上, 上帝把马铃薯霉病带到爱尔兰, 但制造饥荒的却是英国” (Donnelly 49)。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一直以此为口实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使民族抵抗斗争正当化、合法化。

奥康纳在小说中把迪克森临死前的自白设定在 1916 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前夕, 以此反衬出近代爱尔兰与现代爱尔兰之间的关系。复活节起义是 20 世纪爱尔兰民族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爱尔兰性从此晕染上了血祭革命的神圣光冕。迪克森见证了民族主义神话的生成过程, 他对民族主义者利用饥荒受害者使军事暴动合法化感到忧心忡忡:

1847 年有的事情完成了, 而另一些事情则没做, 它的结果是 100 多万人丧命。(……) 在一个创剧痛深的国家里, 死者并没有消亡, 那座排外仇恨不断、令人心碎的小岛既遭到了邻岛列强几个世纪的欺凌, 又饱受本土权贵的人身压迫。

(……) 他们的痛苦成为隐喻, 他们存在的意义被转换, 他们的骨血被碾为政治宣传的淤渣。他们甚至没有名字, 他们仅仅是: 死者。你可按照你的意愿赋予他们任何意义。(O'Connor, *Star of the Sea* 77)

在对大饥荒的解读中, 与民族主义者争锋相对的是修正主义历史学派。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修正主义就以专业的历史学家自居, 以“公正、客观”的眼光来评述饥荒, 从爱尔兰当时的经济、社会结构剖析饥荒产生的多方面因素。民族主义者以修正主义

者淡化民族创伤之嫌为口实予以反击，两派的斗争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陷入白热化，修正主义在此后的二三十年席卷了爱尔兰的知识界。修正主义者普遍认为大饥荒是无法避免的，应把罪责从英国政府与英-爱地主的外部根源转移到爱尔兰社会经济的内部问题去寻找。他们指责大饥荒已被民族主义者包装成一种神话，具有强烈的政治偏见与意识形态色彩。

在论争面前，奥康纳并没有轻易地选边站队，而是希望以《海洋之星》这本小说回应历史书写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在他的笔下，爱尔兰的饥荒既不是英国或英-爱地主一手造成的，也不能完全排除人为的因素把它单纯地看作一场天灾。他关心的是这场浩劫对各个社会阶级带来的影响与应对的态度。奥康纳把《海洋之星》中的人物形塑为受害者与见证者。地主阶级的梅瑞狄斯与佃农莫维最后都死于非命，他们不完整的尸体象征着身份的破碎。大饥荒灾难性地席卷了整个爱尔兰，不仅是身体上的灭亡，更是身份、命名与意义上的黑洞。此外，作为旁观者的迪克森与洛克伍德船长由最初的惊愕到最终完全失语，大饥荒被喻为“爱尔兰的奥斯维辛”正是由于这场阈限事件剥夺了受害者和见证者的言说能力。正如伊格尔顿对这种缺席的抱怨：“爱尔兰文艺复兴中哪有大饥荒的影子？乔伊斯作品里有大饥荒吗？（……）如果说大饥荒激起有些人的愤怒的修辞，那么似乎也把另一些人伤害到默然无语的地步。这一事件几乎无法表达，因此说它是爱尔兰的奥斯维辛”（348）。

三、幽灵的身份：殖民主义凝视下漫游的“他者”

恩格斯于1856年曾游历爱尔兰，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作为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爱尔兰已“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而“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5—56）。恩格斯鞭辟入里的论断体现在英国官员对爱尔兰的傲慢与偏见上，奥康纳在小说首页的题词中援引了时任英国爱尔兰事务大臣查尔斯·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对爱尔兰人的评价。屈威廉重视的是政治经济原则的遵守情况，他全权负责饥荒的救济工作，在幕后执掌独裁者般的大权，对爱尔兰做出了如下的评价：“（饥荒）是上帝对这个懒惰成性、忘恩负义与桀骜不驯国家的惩罚；爱尔兰是一个好逸恶劳、坐享其成的民族，爱尔兰人遭受的苦难是上帝的审判”（O'Connor, *Star of the Sea* vii）。爱尔兰必须“听天由命”，由此可以看出英国人统摄俯临的审判者之态。都柏林《公民报》对此批驳到：“在19世纪中叶，在离地球上最富足、最伟大和最强大的宫廷和首都只有不到12小时路（航）程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世上的公正和人性吗？”（基111）麦卡洛克（J. R. McCulloch）等经济学家认为爱尔兰人过度依赖土豆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他们只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不思进取，拒绝进入劳动市场的竞争。爱尔兰人的无知和苟安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威胁着英国的工业文明（qtd. in Lloyd 158）。饥荒作为自然用以恢复人口和粮食供应的适当平衡的最终手段变成了很平常的事情。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此前曾指出，爱尔兰是与可获得的资本相关的人口过剩，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口需要从这片土地上清除”（qtd. in Mokyr 38）。

德里达用“白色神话”概括殖民体系中“他者”的生产过程,认为形而上学重组和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白色神话:“白人将自己的神话——印欧神话——他自己的逻各斯,也就是他的地方神话,看作他希望称之为‘理性’的普遍形式”(转引自扬9)。爱尔兰的他者形象不仅停留在政治与经济范畴,还延伸到种族话语中。19世纪中叶,爱尔兰人在英国通俗漫画与书面语中的形象主要为“白人猩猩”或是“类人猿”(Curtis, *Apes and Angels* 100)。在扉页中,与屈威廉的话并置的是英国讽刺漫画《笨拙》(*Punch*)对爱尔兰人的评价,其认为大猩猩与黑人之间的一个进化“缺环”正是爱尔兰野人,他们是一种攀爬动物,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交流(O'Connor, *Star of the Sea* vii)。“缺环”一词源自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从猿到人进化缺失的描述。这种缺环既是一种缺席,又是一种过渡。爱尔兰人既非动物又非人的形象充斥于19世纪的英国主流文化圈。查尔斯·金斯莱在游历爱尔兰后感叹道:“在这个可怕的国家沿途百里所见到的人猿形象挥之不去。(……)看到这些白色的猩猩让人害怕;如果他们是黑人,倒也罢了,但他们的皮肤跟我们一样是白色的,除了被太阳晒黑的部位以外”(Kingsley 236)。

即便不是把爱尔兰人看作黑人,也会将之看作是社会上位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中间种族,是介于野人、怪物与非洲人的特殊存在。1862年,人种学家约翰·贝多(John Beddoe)发布了“黑色指数”(index of nigrescence),对欧洲人的“黑人性”进行了估量:评分最低的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得分最高的是爱尔兰的凯尔特人(Curtis, *Anglo-Saxons and Celts* 72)。贝多的“黑色指数”为爱尔兰人被憎恶、被划分为低劣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欧洲人必定设计出一个具有类人猿容貌的“高加索(白种人)黑鬼”的形象。此后,爱尔兰人在舞台、歌谣与漫画中的形象从帕迪(Paddy)^⑤转变为一个“凯尔特卡列班”(Celtic Caliban),他们无法理解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文明(Curtis, *Apes and Angels* 20)。《海洋之星》的扉页列举了《哈勃周刊》(*Haper's Weekly*)上的一幅政治卡通(O'Connor, *Star of the Sea* iii)。三幅人种画像对不同种族进行文明排序,与“高贵的”盎格鲁—日耳曼人相比,爱尔兰人与非洲人在长相上更类似于猿:低额头、突下巴、朝天鼻、厚嘴唇。颅相学划出了种族之间的分界线,成为英国殖民主义书写种族与族性身份的“科学依据”。

“白黑鬼”这一蔑称成为一种极富种族特征的象征符号,折射出英殖民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展现出其共享的种族意识。它不仅反映在官员的评论、报刊杂志等官方喉舌中,还体现在小说中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日常评价上。除了洛克伍德船长,船上唯一的英国人是乔治·威尔斯利,在1852年写给迪克森的信中,曾对莫维使用过这一蔑称,称他是“杂种”“半人马”——“没有比这更邪恶、幼稚与愚蠢”(O'Connor, *Star of the Sea* 294)。他还认为“黑钉子比下等舱里的乘客更干净”(O'Connor, *Star of the Sea* 13)。“黑钉子”原本是19世纪末调侃新兵的军队俚语,在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演化为与“黑鬼”同义的蔑称。奥康纳故意使用错时的词语,意在联系维多利亚社会与当代社会中殖民主义凝视下徘徊不散的幽灵。

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论述上,小说的《引言》与《跋》形成了首尾呼

应的对话。《引言》的标题是“怪物(The Monster)”，文中莫维是一个游荡于下等舱内的“幽灵”。《跋》以“着魔的人(The Haunted Man)”为题，隐喻“被鬼魂缠身的人”，其意指“被鬼魂纠缠的白人”。出乎迪克森意料的是，关于爱尔兰人饥殍遍野的惨状没有引起大众的兴趣，反而是“新门监狱的怪物”的片段一炮走红。莫维所作所为的传闻几乎都被严重地虚构化，出现在每一种英文出版物中：“从小报到色情杂志，从《笨拙》到《战斧》再到《天主教先驱者》，(……)有关他生平轶事的两个不同版本曾一度同时在伦敦的剧院中上演”(O'Connor, *Star of the Sea* 390)。不仅如此，“怪物”一词也进入到政治话语领域，英国下议院对爱尔兰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帕内尔的评价是“与新门的怪物半斤八两”(O'Connor, *Star of the Sea* 390)。

在英国人眼中，爱尔兰是个远离英伦本岛的穷乡僻壤，又长期受天主教统治，也因此得名“凯尔特边缘”(Celtic Fringe)。在对待爱尔兰问题上，英国殖民话语一贯把凯尔特性(感性、软弱与神秘)构建在英国性(理性、坚强、务实)的对立面。而“边缘”常常又与阈限相联系：幽冥地带、迷雾缭绕、奇光异景。凯尔特边缘不仅囊括了一切英国想要否定与驱逐的全部(非理性、迷信、堕落、天主教与自相残杀)，也代表了一种无时间性的集体领域，即一个原始、与世隔绝、现代世界影响不到的落后地区。这种认知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宗主国的心理框架中，甚至18世纪以后英国历史塑造的本身中，一些文学中的哥特形象也被用来形容爱尔兰人野性难驯的危险本性，“爱尔兰弗兰肯斯坦”是最广为流传的一个，甚至已成为维多利亚中期讽刺杂志的老生常谈，常被用来调侃奥康纳的“巨型会议”(Monster Meetings)，“怪物”形象的变体与扩散说明了殖民主义对于幽灵他者的恐惧。

从名不见经传的莫维到不具名的爱尔兰人，“怪物”意象生成的背后是一种有关他者的幽灵学逻辑，幽灵常常与一个被剥削、压迫的受创群体有关，殖民文化和语言使得被殖民者处于沉默的噤声状态，他们无法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识，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他们对英国的大写历史持续地质询、颠覆、批判与超越，一个幽灵般的再现会将侵略的愿望以其真实的颜色展现出来，“文化间的碰撞被压制在重新书写历史——或改写历史——之下，可是这历史却依然存在于被挫败民族具有爆发性的洞穴里”(庞特 363)。从历史上看，爱尔兰的民族观念是在英国的刀枪和炮火中诞生的。从17世纪开始，英国在对爱尔兰的土地蚕食鲸吞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施行一系列高压政策，爱尔兰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权利，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爱尔兰人自17世纪开始与英国殖民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英国当局被迫于1921年与爱尔兰签订了《英爱条约》，虽然承认爱尔兰南部26郡为独立的自由邦，但北方6郡(史称厄尔斯特地区)仍留在英国版图内，造成爱尔兰南北长期分治的局面，在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下，1969年积怨已久的北爱冲突大规模爆发，历经数十载风雨，导致数万人伤亡。

1998年，《北爱和平协定》的签署迎来了新世纪曙光，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宽松的文化环境给予当代作家多角度、客观地回视过去的自信。《海洋之星》创作于2002

年，奥康纳站在新世纪的当口，回溯了大饥荒这段“缄默的历史”，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回应了爱尔兰历史书写和爱尔兰性的争议。1995 年在纪念大饥荒 150 周年的活动中，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发表了名为《珍视爱尔兰流散》的演讲，把大饥荒中的 150 多万移民视为“社会中的一笔遗产”，同时她指出：“我们不能期待在一个复杂的现在的同时仍然渴望一个单纯的过去。（……）因此我们必须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Robinson）。“行走的骷髅”“散落在各地的无名墓”“荒芜的村庄”等成为饥荒历史中的典型意象（Smart 65），这些已成为时间容器的风景不断提醒着人们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奥康纳借由元小说的嵌套结构及各种历史资料的拼贴提出，“历史上关于大饥荒的两极争论，无论从道德或是对事实的尊重来看，都是片面的、不尊重历史的、错误的”（奥康纳 埃斯特维-萨阿 166）；“我们认为文本中的爱尔兰性已固若磐石，然而结果它却是用冰雕成的，很快便融化了”（O'Connor, “Question Our Self-Congratulations” 250）。他对这场饥荒、对待移民、对待亡灵，以消解、哀悼饥荒的方式，重新思考爱尔兰的民族特性。

注解【Notes】

① See Melissa Fegan, “‘That Heartbroken Island of Incestuous Hatred’: Famine and Family in Joseph O’Connor’s *Star of the Sea*,” *Neo-Victorian Families: Gender, Sexual and Cultural Politics*, edited by Marie-Luise Kohlke and Christian Gutleben, Rodopi, 2011, pp. 321-41; Aidan O’Malley, “‘To Eat One’s Words’: Language and Disjunction in Joseph O’Connor’s *Star of the Sea*,” *Neo-Victorian Studies*, vol. 8, no. 1, 2015, pp. 131-59.

② See Cliona Ó Gallchoir, “Modernity, Gender, and the Nation in Joseph O’Connor’s *Star of the Sea*,” *Irish University Review*, vol. 43, no. 2, Autumn-Winter 2013, pp. 344-62.

③ See Maeve Tynan, “‘Everything Is in the Way the Material Is Composed’: Joseph O’Connor’s *Star of the Sea* as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Passages: Movements and Moments in Text and Theory*, edited by Maeve Tynan, et al.,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pp. 79-95; Matthew Schultz, *Haunted Historiographies: The Rhetoric of Ideology in Postcolonial Irish Fiction*, Manchester UP, 2014.

④对于“绿色大西洋”的研究，See Brian Dooley, *Black and Green: The Fight for Civil Rights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Black America*, Pluto Press, 1998; David T. Gleeson, editor. *The Irish in the Atlantic World*,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10; P. O’Neill and D. Lloyd, editors. *The Black and Green Atlantic: Cross-Currents of the African and Irish Diaspora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Lauren Onkey, *Blackness and Transatlantic Irish Identity: Celtic Soul Brothers*, Routledge, 2012; Kathleen M. Gough, *Haptic Allegories: Kinship and Performance in the Black and Green Atlantic*, Routledge, 2013, etc.

⑤帕迪（Paddy）是 19 世纪英国指称爱尔兰人带有歧视性的泛称，多指愚蠢的农民或残暴的歹徒。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rmitage, David. "The Red Atlantic."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29, no. 4, Dec. 2001, pp.479-86.
-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 [Bal, Mieke.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Translated by Tan Junqia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Baucom, Ian. "Found Drowned: The Irish Atlantic." *Victorian Afterlife: 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John Kucich and Dianne Sadoff, U of Minnesota P, 2000.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中共中央编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
- [*The Complete Works of Karl Max and Friedrich Engels*. Vol. 29. 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 Corporaal, Marguerite and C. Cusack, "Rites of Passage: The Coffin Ship as a Site of Immigrants' Identity Formation in Irish and Irish American Fiction, 1855-85." *Atlantic Studies*, vol. 8, no. 3, Sept. 2011, pp.343-59.
- Curtis, L. Perry. *Anglo-Saxons and Celts: A Study of Anti-Irish Prejudice in Victorian England*. U of Bridgeport, 1968.
- . *Apes and Angels: The Irishman in Victorian Caricature*. Smithsonian, 1997.
- Donnelly, James 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mory of the Famine in Ireland and the Irish Diaspora. 1850-1900." *Éire/Ireland*, vol. 31, no. 1-2, Spring 1997, pp. 26-61.
-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Eagleton, Terry.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ros in History*. Translated by Ma Hailia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 米歇尔·福柯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Foucault, Michel, et al. *Radical Spearhead of Aesthetics*. Translated by Zhou Xian, China Renmin UP, 2003.]
- Gilroy, Paul.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Verso, 1993.
- 罗伯特·基：《爱尔兰史》。潘兴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
- [Kee, Robert. *Ireland: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Pan Xingming,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0.]
- Kiberd, Declan. *After Ireland: Writing the Nation from Beckett to Present*. Harvard UP, 2017.
- Kinealy, Christine. *The Great Irish Famine: Impact, Ideology and Rebellion*. Palgrave, 2002.
- Kingsley, Charles. *Charles Kingsley: His Letters and Memories of His Life*, edited by Frances Eliza Grenfell Kingsley.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90.
- LaCapra, Dominick. *History in Transit: Experience, Identity, Critical Theory*. Cornell UP, 2004.
- Lloyd, David. "The Indigent Sublime: Specters of Irish Hunger." *Representations*, vol. 92, no.1, Autumn 2005, pp.152-85.
- Malchow, Howard L. *Gothic Images of Rac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Stanford UP, 1996.
- Mark-FitzGerald, Emily. *Commemorating the Irish Famine: Memory and the Monument*. Oxford UP, 2015.
- Matthews, P. J. "Joseph O'Connor." *The UCD Aesthetic: Celebrating 150 Years of UCD Writers*, edited by

- Anthony Roche, New Island, 2005, pp. 256-73.
- Morash, Chris and Richard Hayes. *Fearful Realities: New Perspective on the Famine*. IAP, 1996.
- Mokyr, J. *Why Ireland Starved: A Quantitative and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Irish Economy, 1800-1850*.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3.
- Moynihan, Sinead. *Other People's Diaspora: Negotiating Race in Contemporary Irish and Irish-American Culture*. Syracuse UP, 2013.
- O'Connor, Joseph. "Questioning Our Self-Congratulations." *Studies: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87, no. 347, Autumn 1998, pp. 245-51.
- . *Star of the Sea*. Vintage, 2000.
- 约瑟夫·奥康纳、何塞·马纽埃尔·埃斯特维-萨阿:《奥康纳访谈录》。钱雁峰译,《当代外国文学》第 27 卷第 3 期,2006 年 7 月,第 164—71 页。
- [O'Connor, Joseph and José Manuel Estévez-Saá. "An Interview with Joseph O'Connor." Translated by Qian Yanfeng.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vol.27, no. 3, July 2006, pp.164-71.]
- 戴维·庞特:《幽灵批评》。《21 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51—379 页。
- [Punter, David. "Spectral Criticism."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Zhang Qiong and Zhang Chong, edited by Julian Woffreys, Nanjing UP, 2009, pp. 351-79.]
- Robinson, Mary. "Cherishing the Irish Diaspora." An Address to the Houses of the Oireachtas, 2 Feb. 1995, <www.oireachtas.ie/viewdoc.asp?fn=/documents/addresses/2Feb1995.htm> Accessed 29 Jan. 2019.
- Smart, Robert. "Mapping the Imperial Body: Body Image and Representation in Famine Reporting." *Ireland's Great Hunger: Relief, Representation, and Remembrance*, vol. 2, edited by David A. Valone, UP of America, 2009, pp. 57-72.
-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 [Steiner, George. *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 Translated by Li Xiaoju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Whelan, Kevin. "The Green Atlantic: Radical Reciprocities between Ireland and America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A New Imperial History: Culture, Identities, and Modernity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1660-1840*, edited by Kathleen Wilson, Cambridge UP, 2004, pp. 216-38.
- 罗伯特·扬:《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赵稀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Young, Robert J. C.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Translated by Zhao Xifang, Peking UP, 2014.]

责任编辑:杜娟